

繹志

四

卷九

三禮

古制

建置

祿祥

卷十

兵略

軍政

武備

名將

釋志卷九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三禮篇第三十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所以昭孝格祖通於神明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事神之目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此行禮之等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

上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牲幣祝號皆有次第如公侯之有等級此制祀之則也目以紀之等以辨之則以裁之或失則野或失則誕皆不可訓也蓋天地之間有氣焉有形焉有性焉天者氣之本也天下之物莫不受氣於天時行則氣至祭天所以宣氣也祭天以燔燎燔燎者氣也用天道也地者形所載也物之有形莫不託體於地資生而形出祭地所以答形也祭地以毛血毛血者幽全之物也踐形也用地道也人者性所麗也性之相屬莫近於祖考莫孚於聖賢性通則神聚祭祖考聖賢所以盡性也祖考聖賢則有嗜好有

酬答祭以饗獻用人道也易有三才焉書有三禮焉三才之蘊以三禮表而出之是以常在人倫日用之間此祭義也歷代賢君動作接神必依古聖之經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僕雖勤而用不勞每舉盛禮助者歡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此人君盛德也下至公卿有田祿者莫不力于農事以奉宗廟方社田祖之祀所以知稼穡艱難無狂惑驕恣之失夙興夜寐保其家亢其宗又以通上下之情逮鰥寡之利此士大夫美俗也先王以禮養人土以美政下以美俗所由揖讓而天下治也自是而降淫祀興焉人主不本神道設教而惟福

之求士大夫不知絕地天通而惟鬼之諂君如漢宣仍修武帝故事方士進用祕祝更興賢如臧文仲猶且失禮宗廟惑溺非族而況夏父弗綦之屬乎凡祭之禮大祀患其不衷小祀患其不節天地宗廟參考不詳以意爲進退則所失更大羣神之祀有可省者有可併者有因事而舉事已卽當罷者祠官徧天下而圭璧斯罄非能通幽明之故也古者祀事先卜所以止淫祀也常祀不卜不在淫祀之列無庸卜也後世灼龜不傳無從決於神故當止乎禮義前此所未舉不必自我作往代所通行不可自我廢知不可頓廢當益慎妄作非謂一舉

卽不可廢襲前人之誤一廢卽不可舉致鬼神爲厲也
故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者存乎義因所舉而莫敢廢
因所廢而莫敢舉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禮義所
在卽非淫祀也明之祀典有度越前代者省五帝之名
息六宗之辨絕封禪之議慎大禘之舉正先師之號定
從祀之賢又並明堂於園丘凡矯誣妖誕鄙褻侵黷奇
袤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盡制而曲防之蓋由開國
之初大祀議用陶安裕禘詹同齋戒朱升五祀崔亮朝
會劉基祝祭魏觀軍禮陶凱凡此諸議又皆安所裁定
諸公學有本原時當改制行其所學道由以達不必咨

秩宗於岳牧肆綿蕞於郊垧矣若夫浮屠老子之祀或
順風鼓燎推波助瀾或火書焚廬嚴禁敕絕以至元元
玉清青詞素饌不領於聖王之秩祀君子不道也祭祀
之禮有告有報有所告者告成事也報者報往賜也祈
者祈後休也其大指則在齋祓其心精明其德以爲出
治之本也是以貴於因時貴於備物貴於致美祭不因
時以意爲疏數是不敬也供事不豫取具臨時是不敬
也苟簡卽事黍稷不馨牲牢不博碩肥腍是不敬也君
子祀事有曠則冬不遑裘夏不遑葛粢盛牲牢之具偶
有天災不以災所未盛之物薦於所尊災之甚者寧廢

有脫字

一時之祭以志其誓所以自責而懲不恪也又以爲人之所盡不若己所自盡耕種滌濯袒割之事必身親之祝嘏有常禮卽事有常時器幣有定制奠告有常儀供御有定物若此者皆以誠敬教天下而相助爲治也古者歲一祀天有其文而時不可考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蓋三統者人事之始一陽初生者天事之始迎長之義君與民同受其福故行禮之日莫宜於此古今所疑者周公季秋大饗曾與日至並行又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上帝故諸儒持論有子月寅月之義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園丘爲二事祭天與祈穀爲二郊後

世參用王鄭或三歲一郊或再歲一郊又或一歲九郊
又因祀帝之說以太皞五帝實之以今考之周公之時
歲一郊天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是也若明堂之祀以
尊文考爲義非宗周祀典也何以徵之春秋書九月用
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之郊孔子謂之非禮則
周公不常用可知陳氏謂掃地陶匏極簡未足盡其委
曲故有季秋之饗焉夫聖人者必不以人情豐儉圖度
天意豈有因古禮簡質復加一祭沾沾致其隆厚者乎
周公季秋之饗其爲尊文考明甚觀其郊用特牲以天
爲主也明堂之詩我將我享惟羊惟牛變特牲而用大

牢與宗廟同是文考爲主也非一歲再舉天祀也程朱
解此謂一陽初生萬物之始是以祭天宗祀九月萬物
告成是以祭帝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
祇祀之故謂之帝以此解二祭一用冬至一用季秋之
義與易天爲帝之指非謂再舉可通行天與帝不可偏
乏祀也祈穀之祭月令不言兆位先儒有云在圜丘者
然旣以上帝爲文則祭從屋下不於圜丘可知又孟獻
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蓋以祈穀爲義則后稷農事之師所重在稷思文之詩
是也亦非報天之旨也由此言之孟春季秋二舉別有

意義非祀天本義諸儒之疑皆釋然矣古者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爲越紼而行事故杜預曰常事不卜卜而不吉郊不可廢也禮有卜郊之文先儒以爲或異代之制蓋以大饗不問卜不應有異同也魯郊非禮故待卜吉後舉非天子之郊皆待卜也杜預所云卜其牲日以通禮記卜郊之義甚善故明太祖著令國有三年之喪不廢祀天則知郊也者歲不再舉亦無曠年其時必以冬至其兆必於天子之南郊牲騂犢玉蒼璧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是其事也九郊不可從五帝非經義孟春之祈與藉田同既有藉田則祈穀可省天不可瀆也明

堂之饗與大禘同不必常行所以尊天亦所以尊祖考是其義也若夫龜卜已絕無從求其遺法左氏公羊杜預郊特牲有言卜者存而不論此郊祀之制也自殷以上未見有祀地之文周禮冬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祀地示於方澤此祀地之始辭亦二郊異兆之始辭周公初至洛邑用二牛於郊祭天特牲而用二牛似乎天地合祭者蓋新造都邑兆域未定一壇之上並祭天地事或有之非合祭所當據也自此以後稽考禮制之書無如詩與春秋詩載祀天之禮無祀地之禮有配天樂歌無配地樂歌闕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無祀地之

文也東遷以後見於春秋者言郊而不及地秦僭用四
時亦未祀地西漢之初亦無祭地之事豈數百年來師
旅迭興禮文湮滅書缺有間而不可考乎記曰郊特牲
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
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
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此皆社與
地同爲一神之文秦誓亦以冢土對上帝然則自唐虞
以來祀地之禮並於祀社故禮文若此乎觀武帝祠后
土汾陰匡衡徙諸長安命曰北郊此亦后土與地同爲
一神之徵也自匡衡定南北二郊天地之祀皆有載籍

可考而社自有神與稷並列竊謂社稷於地猶日月於
天天之功見於日月而日月不可當天德地之功見於
社稷而社稷不可當地德王宮之壇不以當園丘奈何
以冢土當泰折乎社與地爲二神無可疑矣所可議者
王莽作輔始有天地合祭之舉東京以下分合不一卒
無定論元祐分曹而不決也由今觀之並祀始於匡衡
合祭始於王莽二始之祭似有天焉而非人所爲何也
昔烈山氏之子柱始爲稷祀虞夏以前皆祀之湯革夏
正獨易稷祀以棄代柱厥後嗣商而有土者棄之子孫
也此天人之朕兆也地之於天猶母之於父也母后臨

朝稱制前此所未有成帝初立王太后始臨朝匡衡適
以此時二郊並峙於南北其後母家益盛帝命潛移王
莽適以此時天地合祭於一壇信乎其爲朕兆也今二
郊並舉更年旣久不可偏有抑揚但萬世而後定不可
復議合祭以昭地侂於天陰侂於陽之失云爾張子曰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擬神之理朱子曰古天地定是不
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先儒之
論如此事會之徵如彼其可棄經曲舊儀遵僞新陋制
乎且以太極之理考之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相去亦綿
邈矣又天無偏覆地有分土無端引爲夫婦妄稱同牢

之語何鄙褻已甚耶。地示之禮擬於天則太伉列於社則太卑別爲一兆乃禮之宜。若夫家主中霤而國主社乃今之里社也。經所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也不當與天子諸侯所立之社並論。傳咸言之詳矣。配享之義何也。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人道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祭之有配猶賓之有主也。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推而上之及於始祖故以始祖配。此殷周制也。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土地爵命皆其所受子孫基之以有天位故可推以配天。若推而上之不與稷契同基命輒以子孫私恩臚於郊。

祀亦非禮也春秋傳曰臣子大受命興王之君受命於天釋此弗配而以私恩行非大受命也王者始受命爲太祖太祖之時祀天不可無配則以尊考之義行之至於太祖升祔乃易尊考之制崇受命之符而以太祖配此禮之正不可易也明之初載以仁祖配尊考義也不及祖德以其非后稷也西漢無配享之議雖匡衡韋元成猶未議也故西漢無配天之祖光武始議郊禘杜林止之厥後當塗祖舜識者皆譏其妄故司馬氏繼起卽不踵行惟唐人有景皇配天之議旣不行於當時朱子綱目亦不存其說以示後世蓋非信從之典也然則祖